

# 郑州何以中国大古都

阎铁成

都城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物质载体,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曾有过许多王朝或国家,形成了数百个都城,有邦国时代的都城,有王国时代的都城,有帝国时代的都城。在做过都城的城市群中,有些城市历史上不仅长期为全国性都城,今天仍然是国家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坐标,人们把这些城市尊为中国大古都城市。

2004年11月,中国古都学会在郑州召开年会,来自全国史学界、考古界、文献界、科学界的近200位学者通过4天深入的学术研讨,一致认为,郑州可以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等城市一起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

郑州何以荣膺这一桂冠,依据是什么?会议发表的纪要给出了说法:“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3600年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探索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商都为代表的郑州地区还发现了西山、新砦、古城寨、大师姑、小双桥等一批古代城址,两周时期的郐国、虢国、郑国、韩国等诸侯国也曾先后定都于此,这些都表明郑州所在地域存在一个古都群,这进一步确立了郑州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读罢这个纪要,让世人惊叹,郑州何止只有一个商代都城啊!她有邦国时代的邦国都城,有王国时代的王国都城,还有诸侯时代的诸侯国都城,演绎了中国都城发展史的最早篇章,她不仅是实至名归的大古都城市,而且,在八大古都城市中,还以开创性的成就堪称中国创世王都。

## 一、邦国时代的都城

6000年前开始,中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不断壮大并日益显示出独立性的各部落集团对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这一激变加速了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呼唤着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绝对权威的产生,促使早期国家政权的诞生。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组织下,为了保卫部落集团成员和财产安全,他们或开挖巨大的壕沟,或构筑雄浑的城池,形成了一个个人口集中、经济繁荣、权力至上的都邑,标志着氏族社会的结束、国家时代的开始。

初期的国家时代是以都邑为国的时代,一个都邑即是一个国家,所以,传说这个时代万国云集,被称为“邦国时代”。邦国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时代,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英雄圣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都诞生在这一时期。《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左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记载恰恰与考古学上这一时期城邑纷纷崛起的蓬勃景象相吻合。

郑州是邦国时代的核心地区之一,留下了大量邦国时代的都邑,开创了中国都城建设的先河。

1. 静沟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荥阳,建于距今6000年前后,复原面积约55万平方米,由壕沟、城墙、住宅、墓葬、作坊等组成。

壕沟与城墙建于同一时期,平面为圆形,4条环壕宽深相当,宽3—4米,深6米左右。由外向内第二条环壕内侧构筑城墙,黄土版筑而成,残存宽6米,高1米。在城墙西部有一缺口,为城墙西城门,与西城门相对应的第一条环壕与第二条环壕呈外凸式布局,形成类似于后世的瓮城结构。

城内复原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中心偏东北部筑有500平方米大型建筑基址,周边建有成排住宅,南部建有墓葬区,还有陶窑、窖穴、灰坑、祭祀坑等遗存,出土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白陶环极其实罕。

清静沟都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版筑城池都邑,城池结构复杂,建筑技术先进,不仅把中国版筑城池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也反映了筑城者的强大组织力量,标志着国家已经形成,具有都城建设的开创性意义。

2. 青台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荥阳,建于5500年前,复原面积约107万平方米,由壕沟、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等组成。

圆形壕沟有四重,内外分布有6000年前到4500年前仰韶文化遗存,其中由外而内的二、三、四环壕为仰韶文化时期

所建。环壕建设前经过精心规划,已发现的出入通道就有3种形制,有的通道不仅有建筑,还埋藏涂有朱砂的石器。

居住区位于三、四环壕的北部偏中部,房屋分布密集,房屋形制为长方形。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以土坯建筑的房屋,这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土坯建筑房屋。

墓葬区位于四环壕南侧,最重要的是在墓葬棺内发现了丝绸实物遗存,有丝罗,且经过染织,这是世界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绸遗存,把中国丝绸发展史推向了5500年前。

四环壕东部外侧建有祭祀区,首次发现了北斗九星祭坛,祭坛由九星图和圆丘组成。圆丘由黄土夯筑,平面为椭圆形,直径1.5—0.9米,高1.1米。圆丘的西边,有按照北斗九星形状摆放的9个陶罐,斗柄向北,其中7个大小不一的罐子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外还有2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即传说中的左辅、右弼。祭坛西部及东南部摆放4个瓮棺将九星罐和圆丘包围,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个非正常死亡骨架,祭祀区北部、西南部、东部均有较多疑似地的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北斗九星祭坛,是中国古代天文的重大考古发现,谱写了中国古代人们观象授时的最早篇章。

遗址内出土仰韶中晚时期各类遗物数千件,主要类别有陶器、骨器、石器等。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件陶器呈覆盘状,外壁光滑,覆盘上透有一个个孔眼,上面结有一层薄薄的钢巴状物,覆盘下部有三个瓦状足,覆盘内壁粗糙,敷有一层由火烧而凝聚的黑灰,这样的陶器还是第一次发现,考古人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这是一件用作烙饼的鏊子,刷新了人们对5000多年前先人们所用炊具的认知。

青台都邑是黄河流域第一座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的都邑遗址,遗址内发现的北斗九星、丝绸等遗存,标志着邦国时代中华文明开始形成的历史性成就。3. 汪沟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荥阳,建于5500年前,复原面积约73万平方米。

遗址由壕沟、房屋、中央广场、作坊等组成。圆形壕沟有三重,中心区南部建有面积巨大的椭圆形广场,中部高台地上建有房屋,西南部为墓葬区。遗址内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在数个瓮棺中也发现了丝绸实物遗存。汪沟都邑规模庞大,布局有序,出土文物丰富,对于认识研究邦国时代社会内部结构、人口地理分布区域、氏族形成和发展及文明起源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 西山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建于5300年前,复原面积约34万平方米。

都邑北依邙岭,南面枯河,由外壕沟、内壕沟、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平面呈圆形布局。外壕残存长度超过600米,宽7—8米,深4—5米,壕内复原面积约34万平方米。内壕残存长260余米,宽5—7米,深3—4.5米。城墙依内壕内侧而建,黄土版筑而成,残存265米,残宽6—11米,残高1.55—2.55米,城墙内复原面积约3.5万平方米。

西城墙北段发现城门一座,门道宽17.50米,城门北侧建有望楼,与门道相对应的城壕挖筑较浅,壕内建有架设城门桥的墩台。北城墙东段,也发现城门一座,门道宽10米,东西两侧筑三角形城台,西侧城台外侧筑有正方形瞭望台。北门外侧正中,横筑一道形如影壁的护门墙,护门墙东西长约7米,宽约1.50米,夯筑十分坚硬,显然,这是为增强城门的防御功能而设置的。西山城池的城门建设是防御功能的崭新创造,展示了西山人的卓越智慧和创新。

城内发现房屋、道路、广场、墓葬、灰坑等遗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蚌器等大量文物以及兽骨、种子等动植物遗骸数千件。发现房屋基址200余座,布局经过规划,位置和朝向或面向道路,或环绕中心广场,都有一定意义。发现2000多个窖穴和灰坑,在20余座废弃窖穴中有大型的兽骨架,还有与兽类一同被扔在一起呈挣扎状的人骨,它们应当是当年频繁祭祀活动中所用的牺牲。此外,在一些窖穴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数组陶、石器,这显然也与祭祀活动有关。

西山都邑生动反映了邦国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宏阔景象。

5. 双槐树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巩义,建于5300年前,复原面积约117万平方米。

遗址由壕沟、版筑广场、大型庭院、木骨院墙、高等级住房、水苑、墓葬、祭坛等组成。都邑面对嵩山,构筑有三重圆形壕沟,从南部跨进内壕,迎面是大型墓葬区,在几座规格非同寻常的大墓环绕

中心,是一座用夯土筑起的庞大祭台,这是黄河流域第一次发现夯土祭台建筑。

墓葬区北面,是面积在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版筑广场,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大型版筑广场。广场北部原建有与祭台同时期的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巨大院落,毁后又在其上建起一条南北道路,在道路东西两侧对称坐落两处大型院落基址,一处残存面积1600平方米,一处残存面积1300平方米,西边院落的一建筑门庭为三层台阶的高台建筑,东边院落的一建筑门庭为一门三道的礼仪建筑,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高台建筑和一门三道建筑。

在两座院落之后,是一道内有木柱、长370多米的夯土墙,夯土墙与内壕北部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区域,面积18000多平方米。在夯土墙东端的内侧拐直角又出现一道围墙,两道墙向东并行与内壕东部闭合,在并行还有2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即传说中的左辅、右弼。祭坛西部及东南部摆放4个瓮棺将九星罐和圆丘包围,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个非正常死亡骨架,祭祀区北部、西南部、东部均有较多疑似地的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北斗九星祭坛,是中国古代天文的重大考古发现,谱写了中国古代人们观象授时的最早篇章。

围墙内,是三排以殿堂为主体的大型居住区,每排三座殿堂,中间一座面阔五间,两边两座面阔三间,对称分布。殿堂前有廊柱,殿堂之间建有通道。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中轴对称的建筑形式。

第二排中间的殿堂,面积达220平方米,殿堂南门前的地下埋有9个陶罐,外壁光滑,覆盘上透有一个个孔眼,上面结有一层薄薄的钢巴状物,覆盘下部有三个瓦状足,覆盘内壁粗糙,敷有一层由火烧而凝聚的黑灰,这样的陶器还是第一次发现,考古人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这是一件用作烙饼的鏊子,刷新了人们对5000多年前先人们所用炊具的认知。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呈现的是一个由中轴线穿起、层层递进、功能各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崭新世界。这是陌生而又熟悉的布局!此前所有聚落遗址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布局,此后,凡都是哪个不是以此为滥觞呢。遥望天堂嵩山,这是敬天;将祭坛和大墓作为围墙内的第一场景,这是法祖;用高墙把前面的院落与后面的大型居住区分开,这是“前朝后寝”;将国事与家事分开,以中轴线将这些重要区域和建筑串联起来,这是彰显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念,这是体现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这是创立礼仪规制建筑的新秩序。

双槐树都邑对生活场景和社会秩序所进行的不同以往社会场景的中轴线布局,改变了此前聚落建设中彰显社会成员平等的圆形布局模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场景。中轴线是双槐树人礼制思想的空间表达,是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美好追求,体现了象天法地,建中立极、敬天祀祖、中正和合等思想观念,反映了鲜明的中华文明的思想特性,具有典型的标识意义。

双槐树都邑中轴建筑布局的出现为标志,中国的中轴线观念诞生了,递进有序的新秩序诞生了,居中为尊的新理念诞生了,建中立极的政治思想诞生了,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双槐树遗址开创了都邑建设中轴布局的先河。

6. 大河村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建于5000年前左右,复原面积约53万平方米。

遗址由壕沟、城垣、住房、墓葬等组成。壕沟为抹角方形,壕沟内的城垣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5万平方米。城垣依地势而建,无基槽,采用土坯砌筑和黄土版筑混合构筑而成。土坯墙体结构,土坯无统一形状和尺寸,垒砌层次呈缝隙交错。版筑墙体分层、分段、分段、分版逐次夯筑成墙体,墙体下地层平整,地表有一组陶罐,应是修建墙体时摆放的祭祀遗迹。

都邑内发现了大豆、粟、黍、莲子等遗存,发现了大量石制、蚌制、骨制生产工具,展示了多彩的农业生产场景。特别是大豆种子的发现,证实了大豆起源于中国。

食物的丰富也使大河村的炊具、餐具更加完备,有鼎、罐、盆、钵、碗、豆、壶、瓮、尊、瓶、盉、背壶、大口尖底瓶等,特别是甑的出现,使食物的加工出现蒸的方式,实现了食品加工的又一次飞跃。还有一件饮酒用的灰陶高脚杯,杯壁薄如蛋壳,造型挺拔优雅。都邑内出土了头饰、耳饰、项饰、环饰等装饰品,质地有玉、有陶、有骨,特别是发现了不少精美的骨簪,还发现了专门放置骨簪的陶制盛簪器,令人大开眼界。

都邑内出土了大量制作精彩又寓意深厚的文物,反映了大河村人巧夺天工的技能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彩陶双联壶以泥质红陶精心制作,双壶并列,中间以一圆孔相连通,器身覆盖红衣黑彩,造型之独特、构思之巧妙,无疑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艺术巅峰之作,不

仅象征着互通有无、平等和谐的深远寓意,更可能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结盟或重大礼仪活动中部落首领对饮的珍贵器皿。大型彩陶盆内外通体饰满白色,白衣之上以红、黑之色画满各种图案,呈现对称等分的概念。令人惊奇的是,陶盆上竟然还留有先民铜补工艺,将我国的铜补工艺历史向前推进了4000年。

都邑内还出土有陶埙、陶铃、陶鼓等乐器,反映了大河村人丰富的精神生活,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都邑内出土的彩陶上绘有太阳、月亮、星辰等天文图像,月亮图像呈现下玄月、满月、上玄月的景象,太阳呈现十二个为一组的图像,反映了大河村人杰出的原始天文学,成为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滥觞。大河村都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使用土坯砌筑的城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垣建设史具有重要意义。

7. 古城寨都邑遗址 位于郑州市新密,建于4300年前,复原面积约50万平方米。

遗址由城壕、城墙、廊庑式殿堂等组成,城池呈长方形布局,面积18万平方米。南、北城墙长460米左右,东、西城墙长370米左右,残高5—16米左右,残宽12—40米左右。城墙南、北、东三面有护城壕,残宽34—90米,深4.5米以上,西护城壕利用溱水天然河流构成。城池中部偏北位置,首次发现了四合院、多进院落、回廊等建筑组成的大型建筑群,发现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高规格文物,反映了古城寨城池高度发达的社会成就。古城寨城池是中国4000年以前古城群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城池,是中国此后延续数千年连绵不断城池建筑布局的“母体”,在我国筑城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 二、王国时代的都城

以都邑为中心的邦国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血与火的较量中,一些邦国迅速强大,一些邦国瞬间衰亡,演绎了一幕幕群雄并起、英豪悲歌的大戏,历史呼唤更加强有力的国家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公元前21世纪前后,生活在今天郑州嵩山地区的夏部落脱颖而出,以卓越的治水成就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赢得天下,建立了夏王室,散乱的万邦局面开始被一统的夏王室统治所取代,邦国时代退场了,王国时代开始了。

王国时代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国古代初步的社会结构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能言的文明之规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今天人们能够读到的中国最早的国家文明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王国时代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国古都城池的开创与形成,主导了历史中国核心腹地的开创与形成,主导了中华文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的开创与形成,参与主导了中华民族独特风格、价值取向和发育路径的开创与形成,书写了中国王朝和一统国家历史的开篇之章,成为中国古代广域国家都城的开创者。

王国时代是郑州地区开始的,郑州自然成为王朝国家的统治中心,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揭示,郑州两度为夏、商王朝担当开国立都重任,主导了历史中国一统国家和社会的开创与形成,主导了历史中国核心腹地的开创与形成,主导了中华文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的开创与形成,参与主导了中华民族独特风格、价值取向和发育路径的开创与形成,书写了中国王朝和一统国家历史的开篇之章,成为中国古代广域国家都城的开创者。

1. 王城岗夏代都城遗址 位于郑州市登封,建于前21世纪,复原面积约50万平方米。

遗址坐落在颍水与五渡河交汇之处,由二座小城和一座大城组成,小城先建,大城后建。两座小城平面为正方形,东西并列,面积分别为1万平方米。大城依两座小城向西南扩建而成,也为方形布局,由城墙和城壕组成,北城墙残长370米,残宽10米,城墙外8米处是城壕,残存630米,残宽10米,深6—7米。

西城壕残存500余米。大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内发现道路、沟渠、夯土建筑、祭祀坑等遗存,出土有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众多文物,尤以为重要的是,发现了青铜器的残片,发现了带有刻文的陶器残片,展现了灿烂的都城文明气象。在遗址周边还发现十多处与同时期的遗址,大中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构成一个以王城岗夏代都城为中心的聚落群。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王城岗夏代都城遗址为夏王朝第一个都城——禹都阳城。

2. 新砦夏代都城遗址 位于郑州市新密,建成于前20世纪,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遗址坐落于荥泽之畔,北部为索须河,东部为湖泊,西部和南部部分由人工开挖壕沟形成围合。遗址内发现城墙、宫殿基址、道路、车辙、祭祀坑等遗迹,出土青铜器、金箔、原始青瓷、石磬、石圭、海贝以及写有朱书文字的陶器等遗物。特别是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汉白玉柱础石,以及高达十多米、构筑3层、内有“木骨柱网”的大型高台,均为国内首次发现,对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新砦夏代都城遗址为商代殷都。

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城内出土玉圭、石磬、板瓦、猪首形盖钮罐以及兽面纹、夔龙纹陶器残片等高等级文物,特别是出土红铜器十多件,是这一时期出土铜器最多的遗址。

新砦夏代都城遗址填补了王城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之间的缺环,特别是陶器上的兽面纹与其后的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兽面纹一脉相承,对于研究夏王朝历史和后羿代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新砦夏代都城遗址为夏启之都黄台。

3. 柴桑夏代都城遗址 位于郑州市巩义,建于前18世纪,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遗址地处洛河东岸台地之上,遗存主要有壕沟、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壕沟平面呈方形,东西残长约380米,南北残长160米,复原后所围面积超过19万平方米。遗址内出土玉圭、石磬、板瓦、猪首形盖钮罐以及兽面纹等高等级文物,特别是出土红铜器十多件,是这一时期出土铜器最多的遗址。

4. 二里岗商代都城遗址 位于郑州市中心区域,建于前16世纪,面积约130万平方米。